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六　基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　譯

羅睺羅因緣品下

尒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我念往昔過去久遠在迦尸國於彼聚落近有一山名欝蒸伽其山南面有一園林其園雜樹數過十万華果茂盛枝葉扶踈遥遠瞻望如青雲隊於其園內處處皆有蓮華池沼其數衆多莊嚴園林其林高大空閑寂靜（或有師說欝蒸伽山在波羅捺城）

尒時彼山有諸群象其象群內有一象母生育一子形體端正觀者無厭然彼象子其身潔白六牙備足其頭純黑如因陁羅瞿波鳥頭七支拄地其彼象子養育不久成大象龍如法修行孝順父母供養之時有敬重心然彼象子諸有飲食草果根等先奉父母令其充飽然後自食

尒時象龍又於一時因求草果諸飲食等處處遊行有諸獵師忽見此象即作是念此之象龍非是餘人所堪

乘者唯梵德王堪能乘耳作是念已
遂即往詣梵德王邊到已白言大王
當知某處林内有一象龍端正可喜
其身潔白具有六牙其象黑頭如因
陁羅瞿波之鳥七支拄地如我所見
彼象當堪大王乘之如其大王意所
樂者可往遣人搦彼象取將示王来
時梵德王尋即召喚能搦象者勅告
之言我聞他說有一象龍其象六牙
端正可喜觀看之者无有猒足乃至
七支悉皆拄地汝等必當速往彼處
提彼象龍將至我所勿使遲遲令有
失脫
尒時所有諸搦象人聞梵德王有如
是勅而報之言如王所勅不敢違教
即辦牢覊諸皮索等往至象邊以呪
呪之其象自来赴向人所遂即提之
以彼皮繩繫縛象已牽来將至梵德
王邊
時梵德王遥見彼等將其象龍欲至
之時即起出迎以歡喜故作如是言
快得如是妙好大乘快得如是妙好
大乘

佛本行集經卷十六丈 第三張 基 仕

時梵德王身自養飼但於彼象所堪
食者悉皆與之一切所食自看自與
雖復如此而彼象龍又更羸瘦恒大
呻吟呼聲大叫悲啼流淚无時暫憩
時梵德王見彼象龍羸瘦憔悴乃至
悲啼流淚如此至於象前合十指掌
語象龍言我將一切諸好飲食供養
於汝汝乃羸瘦不著膚體減損色力
身嬰羸瘠然我觀汝心不悅懌不受
歡樂我心愛汝供給贍養未曾暫捨
汝須何事我今皆與令汝歡喜汝何
緣故不喜不樂
尒時象龍白梵德王作如是言我今
啓白大王一語令王歡喜
時梵德王聞彼象龍作如是言生大
希有歡喜之心復作是念希有此事
此龍象王能作人語作是念已報彼
象龍作如是言汝象龍王出如是語
令我歡喜
尒時象龍白梵德王作如是言大王
當知彼林之內我有父母年老力羸
住彼林內我念未被王所搦時自尒
已前不曾憶有先自食噉始與父母

求槳亦令先與父母然後自飲我今
思量受王供給一切資須无所乏少
養育於我然其父母在彼林中乃成
孤獨受大苦辛我今正以不見父母
是故如此憂愁不樂
時梵德王聞此語已生未曾有奇特
之心作如是念希有此事不可思議
人中猶尚難有此法云何象龍乃如
此也作是念已告彼象龍如是言曰
大象龍王我今寧自將此身命開於
牢獄不將如是如法之行持戒妙行
孝養父母於如此事不敢擾乱
尒時梵德復告象龍作如是言汝象
龍王我今放汝至父母邊共其父母
自相供養隨意受樂然梵德王放象
龍時即說偈言
汝今好去象龍王 供養父母當孝順
我寧自捨此命根 於汝更不相擾乱
尒時梵德放彼象龍其象龍王既得脫
已漸至彼林彼象龍母於時正以不
見子故憂愁懊惱泣淚啼哭兩目失
明以失明故東西馳走從於本處遊
行他所象龍初還至彼林時求覓其

母了不知處以不見故放聲大哭於
時象母聞其叫聲即知彼聲是其已
子其母尒時亦即放聲叫喚悲泣彼
象龍王聞其母喚遂尒尋聲往至母
所其象龍王既見其母近一水池止
息而住安置其母在於岸上
尒時象龍入其水池取滿鼻水出已
歡喜身心踊躍遍滿其體不能自勝
至其母邊以水散灑而洗浴之
尒時其母得子持水洗浴身時眼還
清淨勝於本日而彼象母既見其子
而問之言子何處来今日始還令我
多時不得見汝
時彼象龍向母具說如梵德王遣人
所搦將向王宮供養因緣并放得脫
還歸之事一切皆悉向其母說
尒時象母聞此語已歡喜踊躍遍滿
其體不能自勝唱言子子如我今日
而得與汝共相養活喜樂如是願梵
德王共其父母妻子男女諸眷屬輩
及以知親大臣百官一切輔佐共相
養活如我今日受斯快樂
尒時佛告諸比丘等作如是言汝諸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六　第六張

比丘若有心疑彼象龍王此是誰也
即我身是汝等比丘若有心疑彼時
象母此是誰者莫作異見此即摩訶
波闍波提憍曇弥是當於彼時為我
啼哭悲涕流淚受於苦惱兩目失明
還因我故而得清淨今亦如是摩訶
波闍波提憍曇弥不見我故悲啼帶
哭憂愁苦惱兩目失明今還因我而
得清淨汝諸比丘如来昔在因地之
時未得成佛尚為衆生作是利益況
於今日已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也是故諸比丘若有智者恒常
佛所作敬重心希有之心於法僧邊
亦須生於敬重之心汝等比丘當如
是學

佛本行集經難陀出家因緣品第五十七上

尒時世尊教化難陀釋種之子捨家
出家數數為說出家因緣亦復讚歎
出家因緣而作是言汝来難陀當於
出家作是語已釋子難陀白言世尊
我不出家所以者何我以四事供養
世尊及比丘僧乃至盡其一形供養
衣服卧具飲食湯藥如是世尊第

第三教化難陀讚歎捨家出家功德
乃至數數說其出家因緣之事及以
讚歎勸其出家而彼難陀不肯出家
猶言求以衣服卧具飲食湯藥盡形
供養佛及衆僧因緣之事
尒時世尊經於少時飯食訖已將一
侍者徐徐向彼釋種童子難陀之家
然彼釋種童子難陀當於彼時在重
閣上共孫陀利昇樓觀看遊遨而坐
尒時難陀在樓閣上遥見世尊將至
其所速即驚起下於重閣往至佛邊
頂礼佛足却立一面因白佛言善来
世尊何從遠至唯願垂神入我堂室
昇座而坐
尒時世尊入彼堂室昇座坐已慰喻
難陀慰喻已訖默然而坐
尒時難陀白佛言世尊唯願今者於
此受供我遣備辦餚饍飲食佛告難
陀我已食訖不須備辦
尒時釋種童子難陀復白佛言今有
蜜漿非時飲不佛告難陀我隨汝意
尒時難陀復白佛言唯然世尊於是
難陀執持佛鉢盛非時漿奉與世尊

於時世尊未為受取

尒時釋種童子難陁即持彼鉢將與
侍者而彼侍者復不受取
尒時世尊從座而起與諸侍從相逐
而還欲向本處其釋童子亦從重閣
持彼蜜漿欲隨佛去
尒時釋種女孫陁利見釋難陁執其
滿鉢非時蜜漿從世尊行其孫陁利
梳頭未訖便即高聲喚難陁言聖子
難陁欲何去也尒時難陁指彼鉢言
欲將此鉢奉送如来至彼即還孫陁
利言聖子速来莫久住彼
尒時世尊出難陁家為難陁故歩行
東西在於街巷欲令城內一切人民
見彼難陁執非時漿隨逐於佛是時
人民見此事已各相謂言今者世尊
必令難陁捨家出家
尒時世尊至僧伽藍喚一比丘密以
手指作其相貌令取難陁手中蜜鉢
時彼比丘知解佛意從難陁邊即取
其鉢
尒時難陁頂礼佛足白言世尊我今
辤佛欲還向家佛告難陁汝莫還去

尒時難陁復白佛言世尊我今思惟
不欲出家所以者何我欲四事盡其
一形供養如来及衆僧故
尒時世尊復告難陁作如是言此閻
浮提世界縱廣七千由旬北面廣闊
南面狭小猶如車箱滿中羅漢稠若
甘蔗竹葦麻稻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供養彼等諸阿羅漢盡其一形四事
不闕彼等羅漢入涅槃後復更供養
起舍利塔於其塔上各施幡蓋及寳
鈴幢復以香華及諸油燈種種供養
於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功
德多不難陁白言得福甚多
尒時世尊復告難陁若有羅漢滿此
閻浮有人盡形四事供養乃至香華
然諸油燈若復有人供養一佛功德
果報倍勝於彼
復次難陁若人能入佛法教中乃至
出家一日一夜行於清淨梵行之法
此之果報倍多於彼是故難陁必定
出家莫復貪受五欲樂也
復次難陁諸欲少味多有苦患諸欲
無常是可厭離是大苦本是大癰疣

佛本行集經卷五十七 第十張

是大惡刺是大厄縛是大苦惱是損
減相是破壞相无常不住无時暫停
是不牢固危脆易壞多有怖畏苦空
無我汝今必當諦觀諸欲如是過患
難陁汝今應善思惟五欲過患莫貪
著也
尒時世尊雖向難陁說此過患然其
難陁心故不欲願樂出家但敬佛故
低佪俛仰白言世尊我當出家
尒時世尊且因經行以指指一
比丘來語之言汝當喚一剃髮師來
時彼比丘即喚衆中一剃髮師在難
陁前手執剃刀欲為難陁剃其鬚髮
尒時難陁捉拳向彼剃除髮師作如
是言汝今何力敢剃我頭
尒時世尊正念正意告難陁言來汝
比丘入我法中行於梵行盡諸苦故
尒時如來作是語已難陁鬚髮即自
墮落猶如比丘剃其鬚髮始經七日
自然體著袈裟色衣手執鉢盂如法
之器而彼長老即成出家受具足戒
於時難陁可喜端正諸人樂觀有三
十相具足不闕身體金色高下四指

不及如来所作袈裟與佛衣服等无
有異作已受持或諸比丘遥見来者
皆謂難陁即是世尊欲起迎逆及至
知非始還本座以此因緣而諸比丘
嫌恨籌量而作是言長老難陁云何
與佛衣服一等而用受持時諸比丘
即往白佛
尒時世尊以此因緣尋時聚集諸比
丘衆問難陁言汝作衣服僧伽梨等
與佛同量而受持不
尒時難陁白言世尊此事實然佛言
難陁此不如法汝今云何與佛世尊
同量受持僧伽梨也
尒時世尊訶責難陁教如是已告諸
比丘從今日後悉皆不得依世尊量
作諸衣服而受持也若有違者如法
治罪
尒時難陁作如是念世尊已斷不復
更聽依世尊量受持衣服令所作衣
必須治打出其光澤而受持也
尒時難陁尋即作彼打治之衣光澤
而服執持鉢器眼塗媚藥莊嚴其身
脚著草屣左手執傘右手持鉢詣向

佛所白言世尊我欲往入聚落乞食
佘時佛告長老難陀作如是言汝今
豈非善男子也信心捨家而出家乎
難陀荅言如是世尊事實然也
佘時世尊復告難陀作如是言汝既
信心之善男子捨家出家所持衣服
何故打治令出光澤復以何緣莊嚴
身體眼塗媚藥脚著草屣一手執傘
一手持鉢欲乞食也
復次難陀汝若在於阿蘭若處乞食
活命著糞掃衣此乃為善
佘時世尊以此因緣而說偈言
何時當得見難陀　住於空閑常乞食
少欲知足捨遺餘　又樂遠離諸欲想
佘時世尊以此因緣以此事相集諸
比丘而告之言諸比丘輩從今日後
不得復著打出光衣若有受持出光
衣者如法治罪
亦復不得眼塗媚藥及妙草屣亦復
不得執輕妙鉢
亦復不得執傘入城聚落乞食若如
是者悉如法治
佘時難陀雖被世尊斷此打治光澤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五 第十三張 其 肯
之衣并及不得眼塗婚樂斷好草屐
并持輕鉢及以傘蓋猶尚憶念王之
勢樂不肯依斷還憶彼女釋孫陁利
念其色欲不行梵行欲捨其戒還本
家宅以是因緣恒畫彼女孫陁利像
後於一時至阿蘭若空閑之處或取
塼瓦或取木板畫此釋女孫陁利像
如是觀看便過一日而諸比丘共有
見者心生嫌恨而相謂言長老難陁
云何在於阿蘭若處或取塼瓦或取
木板畫婦女形竟日觀看
時諸比丘即將此事往至白佛尒時
世尊以此因緣集諸比丘在於衆內
問難陁言汝實在於阿蘭若處或取
塼瓦或取木板畫婦女形竟日看不
難陁白佛實尒世尊
尒時佛告長老難陁作如是言汝為
此事是不善也出家比丘豈得畫其
婦女形像而觀看乎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諸
比丘從今不得畫婦女形若實若虛
以著欲心畫已觀看若有如是故畫
看者得違戒罪

又於一時長老難陁次第當直守護
寺舍彼時難陁作如是念如来不久
當入聚落乞食之時我於今日當得
還家
尒時世尊知彼難陁作是思惟知已
告言長老難陁汝若欲行開諸房門
然後還去
尒時世尊作是語已便即往入聚落
乞食長老難陁作如是念世尊已入
聚落乞食我今當得還其家内
尒時難陁遂見世尊房門不開作如
是念我開此門然後還去
即開彼門見舍利弗房門復閉即復
往開舍利弗門
既開彼門其目揵連房門復閉尋即
開彼目連房門
既開彼門見大迦葉房門復閉尋即
往開大迦葉門
既開彼門復見摩訶迦旃延房其門
復閉尋復往開迦旃延門
既開彼門又見優樓頻螺迦葉房門
復閉尋即往開優樓頻螺迦葉房門
既開彼已那提迦葉房門復閉尋復

往開鄔提房門
既開彼已伽耶迦葉房門復開尒時
難陁尋復開彼伽耶房門
既開彼已優波斯鄔房門復開開彼
門已見俱郗羅房門復開
既開彼已復見摩訶専陁門開開彼
門已見利婆多房門復開開彼門已
見優波離波多房門復開
如是次第開一門已第二門開開第
三已第四門開彼見其門一開一閇
遂作是念彼諸比丘當能捉我作何
事過若開若閇我當還去將恐世尊
不久来至作是念已從彼俱陁樹林
之内將欲出時世尊尋以天眼觀彼
難陁已見難陁將欲出其尼俱陁處
如来見已從迦毗羅婆蘇都城隱沒
其身便即至其尼俱陁林出現於彼
尒時難陁見佛於彼林中出已尋即
依一尼俱陁樹隱身而坐
尒時世尊以神通力擧彼大樹置於
虛空見彼難陁藏身而坐作如是言
汝今難陁欲何處去時彼難陁報言
世尊我於今者還復憶彼王位快樂

自在之事無復憶彼釋孫陁利是故
不樂行於梵行意欲捨戒還於本家
佛因此事而説偈言
欲離叢林已得離　從林得出還入林
汝富伽羅觀此事　從縛得脫還被縛
尒時世尊為彼難陁説法句已更復
勸言長老難陁汝當精心於我自在
法教之中為盡諸苦勤行梵行世尊
以法教化難陁難陁猶故不忘昔日
五欲樂事及在王位適意之樂猶復
憶念釋孫陁利不樂正法行於梵行
心欲捨戒還其家宅
尒時復有一大長者欲請世尊供設
飲食於時難陁次當守寺尒時難陁
復作是念世尊今者當入聚落受彼
長者請食之時我當還家
尒時世尊預知難陁作此憶念知已
便即告難陁言汝今難陁須必知時
灑掃寺地所有澡盥悉令水滿作是
語已即往聚落赴其所請長老難陁
於彼之時即作是念今者世尊已赴
他請往於聚落我今可得自往向家
作是念已顧見如來所住之房多有

糞土見已作念我今先往掃彼糞穢
然後向家作是念已執持掃箒往掃
彼房其掃一邊風來還吹土草滿地
更須報掃彼時難陁復作是念掃地
且止我先當令所有衆僧水澡灌器
先者水滿然後向家作是念已取彼
澡灌將至水所悉滿盛水其所滿器
滿已還覆彼時難陁作如是念我今
何假掃地盛水如来令者不久還来
我今亦可速至已家作是念已即還
從彼尼俱陁林欲向家去
尒時世尊在彼所請長者之家以過
人眼清淨天眼觀彼難陁已從彼處
尼俱陁林欲出向家既見是已即別
化身從長者家隱没不現尋一念頃
至尼俱陁樹林之内在彼長老難陁
前出
尒時難陁遥見世尊来欲至已即上
一大高峻嶮岸從彼埵下至隈障處
存身而坐
尒時世尊以神通力令彼峻岸地平
如掌尒時世尊見彼坐時告言難陁
汝今在此欲作何事於時難陁而白

佛言婆伽婆我已言許共孫陀利還
家為期今作是念勿使令我成其妄
語是故我今欲往彼處
尒時佛告長老難陀汝今何須見孫
陀利其身如是皮裹筋骨內有髓腦
膿血屎尿皆悉充滿最可猒惡猶如
廁溷如是難陀我今略說一一衆生
共婦和同所出不淨多於巨海亦不
知足
尒時世尊以此因緣而說彼偈
欲離稠林已得離　從林得脫還入林
汝當伽羅觀此等　從縛得脫還復縛
尒時世尊教化難陀說法教言汝
難陀於我自在說法教中嬉樂行於
清淨梵行為欲滅諸一切苦故
尒時難陀雖被世尊作如是等方便
教化猶故不樂行於梵行乃共六群
諸比丘等以為朋黨數至彼邊語言
論說從晨到夜唯論邪命諸惡等事
尒時世尊觀知其行作如是念此之
難陀今已學彼六群比丘恐畏損其
功德業行我應斷其共彼人等以為
朋黨作是念已即便告彼長老難陀

作如是言難陀汝来我欲共汝入迦
毗羅婆蘇都城難陀白言唯如尊教
尒時世尊與彼難陀入迦毗羅婆蘇
都城入已漸至一賣魚店
尒時世尊見彼店内茅草鋪上有一
百頭臭爛死魚置彼草鋪見已告彼
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来取此
魚鋪一把茅草其彼難陀而白佛言
如世尊教作是語已即於彼店在魚
鋪下抽取一束臭悪茅草既執取已
佛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捉住還放
於地難陀白言如世尊教即把草住
尒時難陀捉持彼草經一時頃便放
於地尒時佛復告難陀言汝自嗅手
尒時難陀即嗅其手
尒時佛復告難陀言汝手何氣長老
難陀報言世尊唯有不淨腥臭氣也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六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